

## 進退維谷

外邦人的軍隊入侵，違背神旨意的領袖，打着“萬軍之耶和華”的旗纛赴戰。合神心意的受膏者大衛，該站在哪一邊？本來不是個困難的問題，現在成爲困難的回答。

許多年以後，先知耶利米就在如此困境。末後幾代的猶大王，傳統文化就是悖逆耶和華，神先是使用外邦人亞述，作“怒氣的棍，手中拿我惱恨的杖”（賽一0:5）；後來使用巴比倫（耶二一:5,6），管教祂自己的子民。在區域性的地緣政治中，埃及與巴比倫爭霸；猶大國家為了勢和利，採取南聯埃及，北拒巴比倫的權宜政策。先知從耶和華所領受的信息，是埃及不可靠，正像河中蘆葦，不能作爲杖；因此他指示當政者的道路，是應當悔改，歸向神，不能反抗神的責罰。所以被視爲“不愛國”。這自然是艱難的信息。

大衛的處境，顯然更爲艱難。為避掃羅的迫害，他逃離國境，往非利士人那裏尋求政治庇護。得到迦特城邦王亞吉在患難時不棄，優禮接納。

迦特王亞吉，成爲大衛的主人；不過，亞吉是這次諸城邦聯軍的盟主，進攻大衛本國以色列。作爲他的附庸，有追隨王作戰的義務，同進共退。但非利士人的首領們，對大衛很信不過，他們向亞吉發怒，說：“你要叫這些人回你所安置他們的地方，不可叫他同我們出戰，恐怕他在陣上，反爲我們的敵人—他用甚麼與他主人復和呢？豈不是用我們這些人的首級嗎？”（撒二九:4）

問題不在大衛，他雖然並非那樣的人，但那確實是合理的懷疑。他素明大義，一向努力避免內戰，只是消極逃避，從不與掃羅戰鬥。如果陣前叛變，復歸以色列陣營，將是非常順理成章。但那有負亞吉的信任，是不義事件，按當時的倫理，是絕不可作的；雖是有利，大衛也絕不作那種事。況且回去服事掃羅，不僅是“伴君如伴虎”，隨時有以身餒虎的危險，更是爲虎作倀，違背神的旨意，這是外邦人所不知道的。至於大衛是耶和華膏立的君王，就更遠超過他們所能夠了解的範圍了。

現在大衛身在非利士人營中，陷於兩難之間，極不甘願，卻是無以自拔，欲脫不能。是非利士人的領袖們信不過他，排擠他，趕他走，那就錯不在我了！

亞吉雖然是戰役的主帥，但也不能獨行其是，過於拂逆下面眾首領的意見；那樣一家自相紛爭，無法齊心。

大衛叫大衛來，對他說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你是正直人，你隨我在軍中出入我看你甚好。

自從你投奔我到如今，我未曾見你有甚麼過失；只是眾首領不喜悅你。現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領不喜歡你。”（撒下二九:6,7）

從外人口中來的稱讚，是真實的。作為外邦人的王，從亞吉的口中，居然說出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”的話！當然不必忙着給他施洗，該可以相信是大衛見證的影響。也可見非利士人還比掃羅寬仁，識人容人，因他們沒有掃羅的嫉妒使眼睛變瞎。這為淵驅魚，使楚弓晉用，真是很可惜的事。以色列王掃羅逐出的女婿，迦特王卻願意“立你永遠作我的護衛長！”（二八:2）並且還賜給他城邑。外邦王待人如此，比起以色列的“最高領袖”，豈不會使人想哭！

這樣，亞吉若有所失，依依不捨的遣送大衛離去。

無論如何，大衛用不着叛離亞吉，也不必違心與本國的民戰鬥，從進退維谷中釋放出來，回到亞吉安置他的城邑洗革拉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太陽升起。那真是個明朗的日子。掃羅和以色列人，往耶斯列平原集中，不得不作沒有信心，沒有必勝把握的戰爭。大衛和跟隨他的人，卻懷着輕鬆的心情，去洗革拉臨時的基地，想到即將與親人相聚，該是多麼歡喜！

本是不是一樣的人，一同來的，現在相反方向而行。大衛離伯利恆故鄉更進一步，“回往非利土地去。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。”（二九:11）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